



遙契莊子的濠梁觀魚之樂（下）

● 呂昇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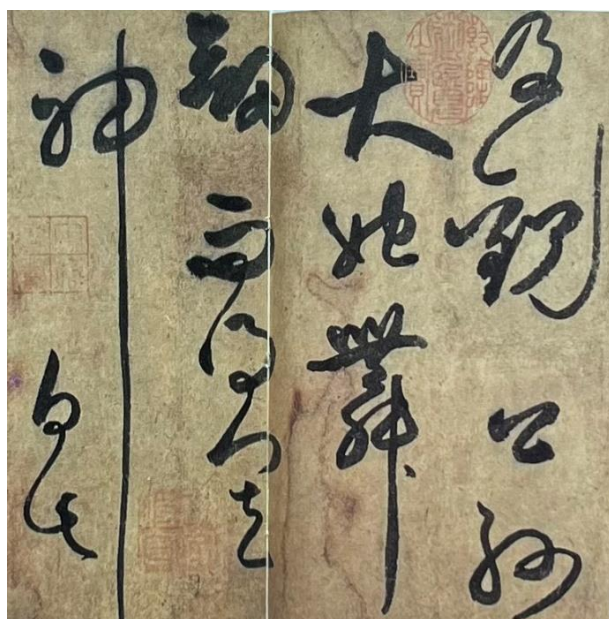
承前文：

今人詮釋杜甫〈觀公孫大娘弟子舞劍器并序〉中所謂的「瀏灠頓挫」，多合併《漢語大詞典》對「瀏灠」與「頓挫」的解釋而言公孫大娘舞劍器可謂「流利飄逸，跌宕起伏，回旋轉折。」如此這般豈不與我上文觀高身鯢魚的覓食之舞的形象與感受相吻合？所以我因觀高身鯢魚的覓食舞姿而聯想起公孫大娘舞劍器的情境，可說是「良有以也」。

其實東方古典的藝術之道，本就推崇跨領域的玄悟，一如唐代的大書法家張旭之所以能掌握「草書」的神韻，根據其《自言帖》所言即肇因於觀公孫大娘舞劍的領悟¹。（如圖）

* 呂昇陽，南臺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人文藝術組副教授

¹ 圖片文字：「及觀公孫大娘舞劍而得其神」。翻拍自·唐·張旭《自言帖》，收錄於國立故宮博物院編輯委員會編：《王雪艇先生續存文物圖錄》（台北市，故宮博物院編輯委員會，1988 年）。



杜甫在〈觀公孫大娘弟子舞劍器并序〉亦重複此一關捩而云：張旭見公孫大娘舞劍器，「自此草書長進，豪蕩感激」。所以，既然張旭的草書可與公孫大娘的「武舞」相通，那麼高身鯢魚覓食之舞的氣韻在澄懷味象的觀照之下亦可與此兩者(舞蹈與書法)的藝術精神相通，是謂「道通為一」(《莊子·齊物論》)。



高身固魚





既然這隻在白頭山區游蕩的高身鯢魚可以興起我關於舞蹈與書法的豪放飄逸的聯想，那麼可想而知，在觀賞的當下我認為「牠是快樂的」。然而牠真的快樂嗎？當我後來對這個物種做了進一步的研究之後才知道，原來牠並非池中物而是屬於洄游性的淡水魚，也就是說牠的一生會隨著不同的生命週期而在一條山溪上下溯游好幾公里(甚至數十公里)以尋求最適的棲息環境。所以「一生放縱不羈愛自由」是高身鯢魚本然的生命情彩和格調，不管是基於造物者的安排或是主觀的意志，牠總愛在一條山溪的不同的生態環境諸如淺灘、緩流、平瀨、急瀨或深潭之間馳騁與棲息。可是眼前的這隻高身鯢魚，整個冬季的枯水期卻被困在這攔砂壩下的一畝淺潭而不得自由的上下求索，所以牠快樂嗎？我不禁想起惠施對莊子的質疑——「子非魚，安知魚之樂？」



我站在三合橋上悵望在冬季枯水期而略顯蕭瑟的溪谷，書空咄咄的指畫張旭《自言帖》中最具筆法波瀾的「及觀公孫大娘舞劍而得其神」，不意卻驚起了原本停在電線上的兩隻燕子倏忽掠過我的眼前，牠們俯衝剪水，輕盈利索的在潭面迴旋兩圈後便叼著飛蟲回到電線上與我面面相覷。

山中的溪谷是生態非常豐富的地方，冬季亦然。此處除了清潭裡的魚生之外，多

樣的野鳥亦有可觀，最常見的就是經典的溪潤之鳥—「鉛色水鶇」。牠的體長才 12-13 公分，模樣小巧玲瓏，尤其是顏色較鮮艷的公鳥。牠總喜歡站在水面高凸的岩石上，不斷地上下抖動、開闔著栗紅色的尾羽，並不時將自己藍灰色的身羽鼓得圓圓的，很是可愛。可別看牠一臉的萌樣，牠可是一個捕獵的高手，總是猛不妨的往前飛掠便在瞬間叼回一隻猶然顫翅的蛾蝶或蜻蜓。

跟鉛色水鶇一樣，領域性很強，沒事就喜歡高調地將尾巴張開成扇形的還有另一隻典型的溪潤之鳥—「紫嘯鶇」(台灣特有種)，牠全身藍黑色，胸腹之間特顯寶藍的金屬光澤，身長可達 28-30 公分，是台灣的鶇科鳥類中最大隻的，再加上紅褐色的眼睛，看起來非常的孤傲威猛。不過牠並不常採用飛行間獵食的方式，而是和「白鶇鶇」一樣較常逡行在水岸的礫石或溼地上尋找昆蟲。此外，冬候鳥「藍磯鶇」、「黃尾鶇」以及慣於在溪岸孤身疾走覓食的「磯鶇」，也都來到這裡尋求山神與河伯半年的養育與慰藉。



山區的溪潤之鳥大多主食昆蟲，與河口溼地的水鳥(例如蒼鷺、大白鷺)偏好大啖魚



蝦不同，所以這一畝清潭的鳥與魚，雖同在一處水域，但卻各忙各的，兩兩相忘於江湖。

我在三合橋上負日俯仰，靜觀這一方溪山與清潭活潑潑的生境，由於居高臨下，所以可以牢籠百態，但覺魚、鳥「舉熙熙然迴巧獻技」(柳宗元)以效茲橋之下，彷彿與柳子厚同在一幅山水畫境。我在這個畫境裡臨風懷想莊子與惠施的濠梁觀魚之樂，並試著參悟北魏·酈道元所謂「目對魚鳥，水木明瑟，可謂濠梁之性，物我無違矣」(《水經注·濟水》)的山林天性與境界。



